文肅王公奏草卷之二十

四辭　召命疏

萬曆三十六年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病苦至極萬難趨

命懇祈

聖恩憐放并乞

賜勘以明不欺事昨該臣三辭

召命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罷癃困苦屢辭
恩召分甘萬譴而
皇上猶然未加厭棄
批荅如響至如曲推臣隱疑其避言優假嚴程
遲之改歲眞藹然家人父子之情然臣則
常言之矣身之將隱何恤乎人言臣身已
久處事外而猶遲迴前却以避悠悠之口
臣之所不爲也不俟駕之義聞之已熟臣
受
知如此而顧避冷就暄擇日以應鋒車之
召臣之所不敢也臣今年七十五歲矣命危於
朝露死輕於鴻毛苟得一當以報
上區區頂踵曾何足惜即如新輔于慎行一望

闕廷而死死且不恨何嚴計人言之毀譽道
路之寒暄哉惟念內閣之官職在贊理密
勿
皇上原不賴其筋力之用而臣今目之病乃不
專在筋力之衰疲而在精神之憒亂且暮
相與之人或不識其面目或不記其姓名
人有遺臣以書者或竟月忘荅或一日三
作荅而臣懵然不能憶也此等情形乃正
與密臣職業相左臣雖欲誓死酬
恩強裝赴命而終不得矣蓋臣自男衡病困以
來臣身以望八之年內憂病男外支庶務
宜其恍惚顛倒至此之極見今家庭肘掖
之間已頹壞不自理爲閭里所歎況進而
理天下之事哉臣伏讀
溫旨勉以初春就道而臣男之病會又以交春
加劇日不能出一言足不能移一步羣醫
束手眠食都廢揆之事勢恐無全理臣因
感同官賡雖失壯子然哀痛已往付之無

可柰何或尚可割情狥國而臣男旦暮喘
息尚有一絲未斷若臣掉臂捨之而出則
虎狼之不若疑亦
聖慈之所不取也當臣甲午之歸日止以暴病
困劣舊閣臣趙志皐等爲之苦請得垂
恩放今狼狽窘迫萬倍往時而以同官在遠未
悉臣身事心事果是如何則不得不相與
避形跡之嫌如再擬
溫旨不能爲臣明白一言則臣死無救矣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發本處撫按官會同原差行人
惲厥初查明若臣非惛忘誤事之極臣男
非危迫垂命之時而敢抗違
欽限辜負
殊恩至此臣甘以欺罔受誅夫臣自蒙
召以來原差行人及地方官誰不樂于勸駕而
嚴譴而不辭也
臣敢引之爲證自干
皇上即此亦可以諒臣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詞窮情窮之極

奉

聖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趨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

就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

五辭

召命疏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感泣呼

天誓甘萬譴以祈

聖明哀察事臣以私情仰辜

恩召閱日已幾一年積疏至于四

上而臣之苦極矣臣之罪大矣乃茲再奉

溫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趨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就
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巡
撫都御史周孔教奉
旨到臣里第省諭訖臣謹望
闕遥謝外臣比者每讀
聖諭未嘗不感
知慟哭誓不欲生豈尚以蒙
寵未極更博一撫按之省諭閭里之誇侈而後
出哉臣前疏之所以以急於請勸者正以
主恩愈急臣應愈緩必須先覈其真僞而後酌
量其
恩施使臣所陳病苦不真則臣爲欺
天欺父母之人死有餘罪萬萬無再辱
宸眷之理使臣言而真則豈有赤子入井號呼
至迫而父母不爲之手援僅以粉糖塞其
口哉見今臣父子痛苦顛連之狀行路共
見舉朝共聞甚而有千里故舊爲臣延醫

合境士民爲臣禮佛者此皆仰推
皇上腹心手足之恩而實亦臣眞情眞病所感
皇上但一揣人情足知臣心之無他臣窮之可
憫已乃
聖諭尚謂臣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以此寬
臣慰臣不過盼臣一見耳顧臣則正苦無
見
上之緣誠得扶持病身面承顏而口訴哀也則
上之憂臣必勝于臣之自憂何以言之他人精
力尚有神志可與相衡今臣昏忘憒亂之
極神與形盡敗矣他人疾病尚可日月計
痊今臣男衡之病累月而年累年至千日
而生理轉窮矣臣之謬悠既自以身嬰疾
疾爲男衡早夜侍寢嘗藥之累而今日又
以男衡積勞成疾轉自爲憂生救死之累
父子相累終無已時若更忍貪戀
朝榮使父北子南相隨隕滅則天壤間豈復
有此人耶夫爲國忘家臣久聞之使臣出

而有益何惜一男之命而
皇上猥以時勢多艱責之贊理臣歸田以後回
思在
朝光景實同隔世初不知近來時勢如何每
于田間一接邸報但見人人眼生節節面
生爲之浩嘆今試起一十四年不在仕籍
不參密議之人而問以今日時勢何者最
艱弘濟之術以何事喫緊則有口呿而不
能對目瞪而不能言矣惟是目前一二
大政人所共言而臣之所已言者揔不過在
皇上反掌操縱間耳臣今身既長隱若復嘵嘵
强聒又恐犯首疏要
君要名之嫌有如
聖念未忘臣忠攻絃更化正亦未晚瞽誦矇箴
足可代面倘雲久密而不雨雷欲解而復
召一望
闕廷之外不過十日九卧而已乞歸乞休而

已無一分以濟
國家而先隕病男之命
皇上亦何取于臣而忍見臣困苦支離一至此
也
聖諭本令臣從容調理此疏儘可從容特以父
子病形病情斷非日月所能上道而徒以
空名綴朝籍幻影留人間上壓
君父未割之恩下資同列避嫌之口猝有羽書
沓至而前席尚虛流言日騰而安車未駕
誤
國誤事罪皆由臣千虀萬粉復有何及此臣
所以不能不惶急哀鳴冀蒙
曲聽者也臣一門父子死生決在今日惟
皇上姑以螻蟻畜臣以草芥棄臣罷癃之力雖
不任于負薪駑蹇之軀尚得免于加策臣
不勝情迫詞窮號
天待
命之至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凉在近宜遵屢
旨安車就道入朝賛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

六辭
命疏
在籍具官今
召用臣王　謹
奏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六懇
天慈收恩赦罪以全微命事該臣昨以辭
恩未允五疏陳情冀蒙
哀察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凉在近宜遵屢
旨安車就道入朝賛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侍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欽此臣雖在遠然既蒙
皇衷眷思何忍遂同路人不關理亂即如近者
滇賊之猖狂建夷之反覆間亦嘗剽聞一
二慨然有爲國分憂之想既又見近鄉數
郡之地大浸稽天號呼滿路維桑與梓臣
亦豈獨無一體休戚之情况違
上而
聖懷延佇愈切
明詔慰勉愈温臣之病身一面感
恩又一面懼譴若復冥然悍然必行已志天地
鬼神在上寧容此人所爲呶呶不免饒舌
者直以身病兒病自春涉夏杳無痊可之
期而
聖諭顧反責以秋凉就道且令臣男侍行使秋

凉可待何去年之不能待而遷延至今又
使臣可勉行臣男可以侍行又何不能且
出候
命如往年暫寓高郵故事而及今尚高卧里門
坐要
俞旨此豈復有人臣禮耶見今遠近名醫爲臣
父子而至者皆親見臣涕泣漣洏爲之拭
淚臣男呻吟徹夜爲之廢食
皇上不覩其形且察其影以爲如此尚堪鞭策

尚堪延佇否有如尚疑臣精神未衰止以
男病籍口則何不以往事驗之葢先是臣
年六十有九而臣男已告終養矣當時臣
男初叨甲第向用方新豈預知臣之有今
日而逆爲避榮之計乎使臣精神尚可支
持臣男縱自隳其强仕之念亦何忍錮臣
以不祥之名乎必不然矣又臣七十以前
當子孫榮盛家慶駢蕃之時尚不能出門
數步揖拜賔客而今七年以後當子病孫

單門祚衰凌之日顧反能扶輿奔命遠涉
萬里之程乎又必不然矣至如臣男自得
疾來廢言語者一年廢寢興者一年而及
春并廢粥飯者又以半年面大於身腰細
于頸路人皆憐其將死而甚或訛傳其已
死如此情形總瞞不得青天白日而
皇上又以何疑夫不疑而妄以爲有疑臣之不
肖也然
皇上何以使人之妄疑得非爲固執
初旨以彰獨斷重怒流言以示至公稍涉有心
便成疑網以臣言之正不如
哀臣放臣徑自從中
賜允不必更發閣票使天下明知我
皇上始以獨斷召臣終以獨斷全臣于臣益榮
于
聖德益有光而閣中亦可免燈燈相續之疑矣
原係身事心事極危極苦至情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憩

然堅卧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疏外密奏

具官臣王　謹密

奏臣惟古稱報恩有生啣環死結草者乃臣

今日所蒙環不勝啣草不勝結矣惟是旦

暮危喘死生永訣積有野人芹曝之獻若

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冤鬼私恨永無瞑

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慎行尚書馮琦皆于

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

遂憨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

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
召以爲最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
臣等之所已言
皇上所再三許以罷革許以發行者也群臣所
候者
皇上之旨也
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哉伏讀
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顧臣竊
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

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
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
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近鄉浙直
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
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
累下之旨早踐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
此臣姑不暇遠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
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爲忠
至于一旦舉行而舉朝頌

大聖人之作爲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于臣行則善歸于
君乎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短而鄒元
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用之則名在
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過
于楊榮楚人之怨深于滇南而奉身與楚
俱完榮身與滇俱敝豈非早則權在
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三
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
譁豈非早則公論定于
上遲則私議淆于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
臣言者以
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終尼不行
然必至于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壞盡怨讐
擠盡
皇上費幾多嗔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辨白至于
不得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槁
霜雪後時螟蝗已生其中釀亂基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而
皇上且見以爲緩而無害也遂至于無所不緩
適有傳戸部告急疏者倉無數萬之儲軍
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窘極急
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
歲之儲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
洶朝不圖夕有如倭虜乘虛邊腹盡亂能
令戸兵二部空手應敵乎
内帑之儲能終竭而不發即發亦能濟于事

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瓊林大盈之
儲不能償糲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
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
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
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喫緊事也又臣
每見近來
朝廷庶政叢脞總由
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
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

人之是非不當爲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
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爲一事而旁
及於事事夫
聖明在上至于事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
爲者然則錢粮之進收武官之遷除內臣
之奏訐獨何爲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
人雖堯舜誰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
瑕疵終不失爲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
決縱萬全萬當常爲風雨如晦之時

祖宗德澤不可長恃
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
皇上思之思之慎之慎之臣今已矣祇此矇瞍
迂論萬里可以當面談寸絲可以補
袞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容
揭中
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
面而臣亦可少抒戀
闕之懷已緣奉

聖躬焦勞之諭且適當此燃眉厝火之時憂不
得不深言不得不直盖亦股肱一體之誼
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譴不敢逃者也古
記有之鳥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
善所望
皇上以死憐臣就以此疏當臣遺表臣不勝哀
鳴涕哽之至

辨論密揭疏

萬曆三十七年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懇乞
聖慈亟發原揭以保孤危以彰公道事該臣昨
以五疏辭
恩未允續上一疏候
旨間忽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段然一本爲險

相擅權交通亂政懇乞并究等事叅臣暗
投密揭以開害正比周之門又因而及見
輔朱賡與臣會本交通亂政極其醜詆然
前爲臣鄉鄰縣知縣其人能任事喜高談
臣嘗推奬而愛護之今遂能首發大議攻
臣隱曲壯則壯矣然而未確也臣向者節
見言事諸臣指天詈日無所忌憚以
皇上之聖明豈更無委曲轉移之望而至于矢
口求忤若縣的掛榜者臣心實不以爲然

臣又見
皇上不問是非緩急一切置之不理使藥石等
于荼蓼鴟梟跡于鳳凰心切痛之念
皇上所以招疑取侮惟此二三大政在廷諸臣
言之已屢臣腹心舊輔不當自同於外臣
故言之稍激以悚動
皇上之聽又不得不首借人言以開自牖之端
疏發之日臣焚香告天手開手閉寔不
一人與聞竟不審是何人傳洩又不審何

人盡攻其詞且漆造惡言如所謂奸黨傾
害朋比行私及姜士昌事公心私等語致
令盡入叚然疏中此蓋以遠視遠聽勢難
隄防衆口衆心不可逆量臣寔愚而自墮
彌天是非中然臣揭未遠尚在
御前可覆而按也今萬不得已只得一面將揭
草抄送各衙門一面請
皇上檢發原揭以示外廷人心不死公道有在
使諸臣虛心評之將謂吁呼以翹君之過
者爲是乎抑以委曲引君于善者爲是乎
宣諫草以歸美于已者爲是乎藏諫草以
歸美于君者爲是乎科道官不考察不年
例者爲是乎抑以考察年例者爲是乎料
叚然必未見臣全疏倘見全疏未必不靦
面昨舌自悔其失聽失言而外廷憂國之
臣亦必有嘆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無所
容辯也獨可惜臣一片赤心止據先年禁
密之臣例得各自言事不關外廷因而間

進苦言痛匿名跡以報非常之遇今不幸
事機一泄盡負初心却反自求宣露豈不
痛哉至于然所云交通亂政以爲通見輔
朱賡乎則恐賡至今日尚未聞臣之有揭
也以爲亂政則試使
皇上行臣之言亂乎治乎嗟乎苦矣臣蓋至此
而報
恩路窮既以自痛且痛同官朱賡等容身洱謗
之路亦窮矣正草疏間別有所聞給事中
胡忻又論臣排擠正直虧損元氣甚而指
趙南星顧憲成之斥以爲事皆由臣記二
臣得罪時臣皆有救揭此時忻未在朝容
或未知至于顧憲成之謫在臣歸二日之
前臣將爲誰而驅除沈于貫之歸又在臣
歸十三年之後臣又何利而求媚若曰求
媚以圖再起也托同官以了未完也則臣
與先者又何急而告終養臣今日又何苦
而力辭悠悠理外之言總不足辯顧臣今

病苦且死止求一放而不諒者尤動以臣
爲傾險以同官爲黨比臣之不平于中久
矣請率其愚而盡言之夫閣臣非天子之
私臣也朝綱國勢實相倚爲重輕從前論
閣臣者必摭其眞贓實犯數其罪而攻之
未有空無一證可以望影而射者也亦必
當其權勢赫奕時而冒死以觸邪未有震
搖已仆之木逆折始抽之芽而可自以爲
名者也今恣其口之所欲言天下更不問

其意指之公私如何事理之有無如何總
名之曰直而閣臣曾不敢申眉一論辯焉
及其言之而得罪則曰閣臣得罪而不救
救之而不得則亦曰閣臣甚而以他事蒙
譴無所籍口則又曰閣臣是閣中乃天下
第一攢鋒聚鏑之地而閣臣又天下第一
困窮無告之人也尚安望其可否一人主
張一事哉所以然者止緣諸臣人人言去
皇上人人慰留在朝者不得效其忠在野者不

皇上得全其潔以致進退觝觸憂危如此
皇上若必欲盡反其道則如臣眞衰眞病萬苦
不堪者即行
賜放以絶羣疑此外二三閣臣
皇上若信之果眞則請盡發出留中疏揭使其
得失與天下共評之功罪與天下共見之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明明白白誰敢議其
後者不然而置之若疑若信若用若不用
之間其中情之睽阻既足以叢天下之責

而外貌之優崇反適以招天下之忌躊躇
紛紜勢所必至雖日更一閣臣以謝言者
而言者終不息雖日逐一言者以謝閣臣
而閣臣終不安政府且幾爲訟場而
皇上不將孤立于上哉臣言至此知且以身爲
射的所恃者臣身已隱臣詞甚直實無求
于人亦無畏于人計此時第六辭
召之疏或已蒙
賜允倘尚留中望

皇上亟行批發先放臣身而徐下臣言以知我
罪我付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劉
臣其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懇激
俟報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狂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

奏爲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入懇
大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
六次辭本爲身事必事極危極苦等事奏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罪我仕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刺

臣耳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

俟報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

奉

旨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八懇

天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

六次辭本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恝

然堅耿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又該臣聞有
給事中段然叅疏隨具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等事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輙行論奏甚爲輕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以堅辭
召命孤負
恩慈因而密獻忠規分甚譴忤乃
皇上謬許爲忠君爲愛國而乞哀之疏顧反未
蒙
見憐若以臣言爲不足信詆臣者爲不足信則
學臣楊廷筠之知臣薦臣爲臣乞放者亦
不足信乎以七十五六歲朝事夕忘十步

九跌之人而責以贊襄
國事以臣男經年食不下咽足不履地之人
而責以沿途侍親調理是
皇上明料臣之欺而反賞臣以欺也若票出同
官是同官明知臣之不欺而姑教臣以欺
也臣不知其解矣悠悠海内誰無父子之
親而臣之有子居則賴爲阿保行則仗爲
導師更有出于兒女情外者疏發之日臣
且日夜向臣男而泣哀其將死不得久侍
臣也臣男又日夜向臣而泣哀臣之爲子
而死不得再見
皇上也記得先年蒙
恩予告還鄉臣母獲遂首丘臣亦得以苟延至
今然則
皇上真臣再生父母也其在今日晷刻之命百
倍疇昔疾痛長號又非
皇上之望而誰望者至於風聞洶洶則臣固已
明知而明犯之業如前疏所言一切置之

不辯矣而臣一腔忠憤死不可吞竊欲自比宋臣韓琦富弼身不在朝力爭新法故事法言巽言總求悟

主顯諫寄諫槩不及私若謂臣爲險爲毒爲交通者則此寄揭中何事不可言臣何爲反逆杜言官之重處力勸考選之亟下與廢錮之早收又何不於此時巧張異已之羅陰樹同官之幟而顧于辯疏明白代人受敵哉諸臣亦曾一細察其指歸否也

皇諭謂地方災傷責臣一出料理此誠百年未見之災然

皇上既以霈發德音盡蠲浮稅原不待臣料理而臣亦可保無旦夕之憂臣所憂者內閣首臣職總機務如一舟之有柁師而臣以萬不能出之身虛懸首揆之缺者兩年於茲同官見在三臣又或以身自引疾急需代匱之人或以地迫嫌疑苦避當權之路

皇上若不以此時亟放朽臣別簡賢良付之國

皇上柄而久試無柁之舟于風濤晦冥中聽其
自浮自沉驚危可企足而待此則
皇上不當爲臣一身一家計一鄉一國計而當
爲
社稷計矣臣今疏已八
上過此一月又入新年念當普天稱慶之辰并
臣不祥訴苦之日以此不嫌且多請命其
急如此惟望
皇上哀之放之爲此具

奏以

中請入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謹

奏爲待

放日久惶急祈

哀少逭公私憂累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

具有辭

恩第八疏差家人王劉齎捧

上進未得

報音疑此疏介在新春
禁封之日未得
上進又疑王劉在途病阻或別有他故而阻臣
遷延報
命之責輕而故違誤
國之罪重以此不得不急有今日之請惟
皇上幸哀聽之臣之衰朽一入新春便成七十
六歲人而所患聾瞽痿痺健忘諸疾日以
加甚眞天地間之棄物狠狽求免非以爲

名直是螻蟻貪生禽犢愛子故且從
上乞晷刻之命耳乃天不祚臣臣男衡業于
前月二十九日病故臣亦且以哀苦喪明
喘喘待盡一步不能行一人不能接矣其
在今日千言萬語止求一
放披肝瀝血了無他疑而自
皇上觀之則天下無有眞病眞苦之閣臣自外
廷觀之則天下又無有眞欲去眞不欲出
之閣臣如此上下相迫叢于臣身而臣寧

復有逃死之地救過之所否也今流言又
見告矣甚而揑爲臣同官肺腑之陰謀父
子涕泣之私語舉止言動無非竊缺嘻笑
怒罵盡成凝網而其又甚者據臣平生最
相反之事誣以刻傳疏稿若果有之則坊
市必有刊板言官必嘗親見而何其傳布
者止于客揭辯疏之外無聞也記得去年
九月中聞有段給事之疏曾告過
皇上徧送各衙門誠恐日後久遠仍有揑妄混
眞理外傾害者昔宋臣鄒浩諫立劉妃而
焚其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
以及於禍臣之所慮獨有此耳至其餘紛
紛口舌一毫無據三思其故總之爲臣一
揭觸忤言官招之段然雖首發臣隱而臣
終不敢全以爲非亦終不敢自執已是惟
至于今寃痛已極始間摘一二言之然竟
以亡男臨訣丁寧之誡不忍多辯而此外
更有哀中不暇辯病中不能辯及心迹顯

著而不必辯事情猥細而不屑辯者惟望
皇上哀臣放臣別揀老成忠正爲衆心所屬者
如沈鯉郭正域等置之密勿以爲衆惑之
倡庶朝端寧靜而臣之死生皆有餘安矣
臣臨本不勝涕泣懸望之至

申明
建儲原議疏
萬曆三十八年
在籍具官臣王
奏爲孤忠未明仰累
聖德謹將
原諭原揭備錄
進呈以干
電察以雪沉寃事臣之被謗經今二年除事非

緊關情屬曖昧者臣已都忘謗人姓名不
復追辯外惟念
國家大計莫重於
建儲彼時上有
皇上親裁親諭之手札下有微臣累疏累揭之
愚忠可證于青天白日之前者今盡爲流
言所掩至謂臣陰持兩端故主張
三王並封之說爲
上文過臣之迂濶竊有慕于古人入告外順避
人禁草之義以此寧自受侮受謗而不敢
將前後
諭揭傳布中外以負初心乃臣之亡男衡獨孤
勸臣
聖恩如此與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景象何殊今
但有尊藏
御札而不繫之某年某月某日
皇上爲某揭降諭綸屬欠明臣久銜之而未發
也偶以去年秋久病移牀檢出書箱一隻

緘謄甚密題有緊要文卷四字因而起封
皇上閱之則皆臣男手自標録各署有年月日
期併次第
御筆批荅之語歷歷甚具臣乃爲之呼天慟哭
而嘆曰自古曾有此明主良臣應荅如響
如臣之遭際者乎又曾有此忠臣孝子片
言隻字不遺如亡男之用心者乎特苦字
畫潦草不堪進
御爲此再録一通呈
覽不惟自辨且亦見我
皇上始終處分此事先以人言激聒而稍遲後
以
聖心久定而立決原無一毫過舉而何待于文
也記得當時建言得罪諸臣別原于邸第
臣語之曰公等放心
聖上處此大事決不會差今竟何如而尚可苟
事包容不發一言也總之言官之意非必
欲造此殺臣不過欲阻臣之出疑臣出而

修怨耳然臣惟必不能出也故得恃頑恃野
具有今日之疏使其勢尚可出心尚欲出萬
寃可以口訴萬疑可以 連此疏亦不復
上矣而矧於大臣修匹夫之 世興鈎黨之
獄臣雖不才亦何至喪 此哉抑臣聞
外間之議以
皇上厭薄言官故屏一切章奏不復省覽則臣
請又有以解之夫臣之累揭不過勦述外
廷常語無他奇也而
皇上每爲之動容降色手自答諭然則彼此一
時大小臣一體昔何以朝奏夕下如此之
速今何以累歲留中如此之遲
皇上萬幾之暇試將臣所進
諭揭觸類思之從此日月之更風雷之勇在乎
聖念一轉移間耳臣不勝臨本懇切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并録
原諭原揭隨本
上進以

聞

皇上每為文勵本

九辭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為病急呼

天懇祈

赦罪放生以全

恩造事臣之辭

恩已涉再期先於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中差有

家人王劉齎本

上進行至中途遇盜殺死臣男衡隨以次年聞
信驚憂不食嘔血數升而死死後一月臣
隨具疏懇請
哀放待
命一年至今未報于時臣懷有兩疑一者疑喪
病不祥之言非所宜聞于
御前或
上意已厭而不即發乎二者疑
上意未忘遺簪舊履之思欲署不忍下筆乎夫使
上果厭臣則當亟發
嚴旨治臣罪
命之罪若
上果未忘臣則亦當信臣之不欺早
賜批允使廷臣明知
上意之哀臣果不能出永絕後議可也今徑
從中寢使言官更以此疑臣之不辭甚而
謂臣有未忘榮進之想以致臣跡愈孤臣
病轉劇自去年七月初三日以來得患瘧

痢嘔泄等疾纏綿半年一床上下必得數
人攙扶一步行走必得數聲喘呻目盲不
能見人手戰不能作字臣之自揣非但
朝堂之上永絶望見之緣亦恐人世間無復久
長之理矣幸而偷息未死又入新年且安
知蒼蒼者不以此故折困臣使之備嘗諸
苦厭見不祥而後奪之旦夕之命乎即今
每念
上恩肝膽欲裂春暉寸草敢忘報思而以命在
懸絲既不能扶服詣
闕身復在野又無由縮地于
恩展轉思之惟有伏而聽
命不得
命而再辭遲之歲月示不敢同在朝諸臣狎
恩亟請差爲無負耳至于先差催督行人惲厥
命之無詞退又恐官守之久曠聞厥初亦自有
初坐守三年進則苦復
兩疏爲臣乞

哀而未見
發下此亦臣前所謂大小臣一體總之在
皇上手足恩顧中而何忍見其爲臣煎熬困頓
一至此也臣今不惟自苦兼亦代爲人苦
如蒙
上念天言之重下憫使節之勞收回
成命免其久待仍
檢出厥初原疏下部題覆而臣庶乎公私兩全
死生不朽已抑臣又惟身既負

恩不敢更煩
聖明留戀致稽爰立大典所以去年辭疏中僭
推沈鯉郭正域自代今邸報久傳二臣不
與問之齋本人茫然不知或恐抄報人遺
失或又恐寫本人擅刪今復補綴二臣名
懇求
早賜批行亦見病臣終不能出萬無虛假至情
也爲此不勝危苦痛切之至謹具本
上進以

聞

十辭

召命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自劾偃蹇壅

命之罪懇

天亟賜放黜以肅

朝綱以終

恩造事臣伏自本年三月中再

上疏辭

恩候

旨留中未發者又半年逾矣愚不知量猶尚以
皇上舊恩攀緣窺伺期必得請而後已豈不煩
而可厭第未知
上意果厭臣否也而臣先已自厭矣所爲自厭
其說有二者犬馬病身未先朝露居然
刊列姓名于仕籍之首二者先差催取行
人惲厥初爲臣坐守三年不進不退尚未
聞還

朝復
命之期臣之不才自累累人至此不惟自厭其
餘榮且亦自厭其餘生矣所爲疑
上意未果厭臣其說亦有二一者或謂臣久侍
惟幄効有微勞未能忘簪履之思二者或謂臣
引避流言故置不理用以絶讒間之路揔
之由
皇上深心密眷匪夷所思臣亦豈遽甘暴棄者
乃不幸天已錮臣目已盲矣足已跛矣

床上下必得數人攙扶而尚慮傾跌矣咫
尺之書必經衆眼翻譯而身不能自辯矣
可憐千載遭逢一生遇合而支離困苦如
此臣之自審不惟永無見
上之緣即欲引身避讒而讒者恐愈以有詞矣
三復思之畢竟無策將復以輔臣乞休援
有故事妄覬夫廩之給則爲靦冒無耻不
復成人抑將以草野恃顏坐而候
旨偷假歲月之安則又爲偃蹇不恭得罪愈重

在得近來邸報南北大小諸臣但有乞歸
去遂擅離執掌者我
皇上赫然震怒人人盡以
嚴旨竄謫無所容貸法者天下之公也豈可備
責於庶僚而獨優於輔弼痛舉當官離次
之罰而故逭在籍方
命之誅臣雖不才頗亦思先年侍
上以執法無私見取茲何忍見
朝綱自臣而壞

主威自臣而褻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催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粗安畎畝
生爲續命之人永絕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此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絓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自劾亦足明
臣病之必不可爲臣力之必難奔命矣臣
臨本無任哀祈戰越之至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灰陋愚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密勿俾贊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皇上不遺簪履

主威自臣而蓺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催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粗安畎畝
生爲續命之人永絕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北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絓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自劾亦足明
詔本無甚足奇憚越之至必難奔命矣

臨終遺奏疏

在籍具官臣王　謹

奏爲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仄陋愚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密勿俾贊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皇上不遺簪履

優詔起臣累疏控辭未奉
俞旨緣臣運數乖蹇年齒衰遲負
恩日深抱痾日甚迄今偃卧床簀命在須臾臣
聞之鳥將死而鳴哀人反本而言善及茲
寸心未展一息尚存敢以垂死之言仰瀆
皇上聰明首出英毅夙成方當享
國祚于綦隆迸
天庥於滋至臣何敢妄議
朝政輙有指陳然竊見近日
祖宗舊章漸至于陵替
皇國家大政多廢於因循邊方之釁隙已萌財
計之空虛已及人才之擯棄可惜民心之
嗟嘆可虞臣愚伏望
皇上少垂
聖慮曲採瞽言首勤
儲講以重
元良速發章奏以振

朝綱備設官僚以理
國事收廢棄之才以從人望罷抽稅之使以
慰民心節
禁廷之供應以裕資儲捐
帑藏之積餘以濟荒乏凡臣昔日之所盡言
而諸臣之所屢言者惟
皇上採擇而斷決焉臣雖無路號天亦含笑入
地矣臣待盡游蒐力竭氣索不知所云伏
惟
聖明矜察臣不勝懇切效忠涕泣哀控之至
奉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
知道